

罗炳辉支持吴运铎办兵工厂

姜丽萍 姜瑞荣

1939年，吴运铎被派到皖南云岭的新四军司令部修械所，在农舍的茅草棚子里开始了军工生涯。1941年9月，吴运铎随新四军二师军工部长吴师孟来到新四军二师，在指挥员罗炳辉的全力支持下，在两间农舍的茅草棚子里白手起家，迅速建立起兵工厂，并克服种种困难，为新四军源源不断地制造出高质量武器弹药，直至抗战的胜利。



罗炳辉



吴运铎

吴运铎白手起家

接到任务后，吴运铎和6名技工、两名学徒共9人，来到了高邮湖西高邮县金沟区的平安乡小朱庄（今金湖县金南镇福寿村）。高邮县金沟区政府对吴运铎等人的到来高度重视，平安乡专门抽调一名副乡长为他们安排住宿，并动员小朱庄村北一户农民为吴运铎等腾出两间草房做厂房。就这样，“茅屋兵工厂”算是有了厂址。

在毫无工业基础的偏僻农村建兵工厂，周边又受到日伪顽的严密封锁和骚扰，可以说是困难重重。吴运铎等人除了各自的背包，几把铁锤、铁铲外，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在二师首长、军部领导、县区政府和根据地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吴运铎带领同志们因陋就简，就地取材，没有原料，他就带着同志们每天走村串户收购木炭、废铜烂铁、土硝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吴运铎终于集中了一些废铜烂铁。不久，他就着手试着冶炼，但冶炼失败了。原来，用于冶炼的铁锅耐受不了金属融化时的高温。吴运铎立即四处打听，向掌握冶炼技术的老师傅虚心求教。听说小朱庄西边有一位为农家接铲头、倒铜勺和锅铲的主贵成师傅，吴运铎立即登门拜访。主贵成师傅和吴运铎一见如故，立即带着儿子、搭档等人来到兵工厂参加冶炼。在主师傅的指导下，终于制成耐高温的坩埚，还设计制造了退火手摇鼓风机。

与此同时，军工部将吴运铎设计研制的冲压子弹大型冲床以及螺旋冲床、生产迫击炮弹的机床设备运到了兵工厂，并通过敌占区的关系，为吴运铎找来了皮带车床、皮带钻床、牛头刨床。随着兵工厂的扩大和发展，原来的两间草屋很快就容纳不了这么多的机械设备和原材料。吴运铎又通过地方政府，到小朱庄北面的仙墩庙，同庙里的住持协商，征得同意后，吕培芝安排民工将小朱庄兵工厂的部分车间搬到了仙墩庙，将机械设备定位、安装，还建成了一个木型车

间。不久，吴运铎带领兵工厂员工迅速投入紧张的生产工作中。

罗炳辉鼎力相助

当时，制作子弹用的火药原料是日伪顽对抗日根据地严密封锁的物品之一。吴运铎就和同志们开动脑筋，将红头火柴的头刮下来，用酒精泡开，并用锅底灰掺在一起配制合成火药。后来红头火柴用量大，根据地又供应不上，就从药店买来雄黄和洋硝，混合配制，才解决了难题。没有酒精，就用老烧酒蒸馏后土法制成酒精使用。他还收集铜圆做成子弹头模型，将铅放在弹头铜模里压成空筒，做成子弹头，并向里面灌入火药。就这样，经过多次试验，子弹研制成功了。

为了保障批量生产，罗炳辉从二师司令部派来了100多名小伙子当工人，根据地又动员了一批农民兄弟进入兵工厂帮忙。大家采取24小时“三班倒”的工作方式，源源不断地为前线生产弹药。由于生产速度的加快，铜、铝等原材料需要量也与日俱增。吴运铎立即向罗炳辉请求支援。罗炳辉马上派人化装潜入金沟镇与当地的地下工作者联系，要求他们在短时间内完成铜、铝的收集任务。地下工作者当即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人占领下的高邮县城，通过关系，很快一次筹集到了20多麻袋的铝和500多斤铜，并安排一条扁担巧妙躲过日伪的搜查，迅速将这批物资送往龙岗码头，再由罗炳辉亲自带人护送这批物资到龙岗直到兵工厂，缓解了生产的燃眉之急。不久，有侦察员向罗炳辉报告说：有一架日军的飞机坠毁在天长杨村的沂湖中，罗炳辉马上想到飞机有非常好的铝，于是立即派遣天高支队部分同志前去打捞。在多位渔民的帮助卜，同志们抢在敌人前面将敌机残骸打捞上来，分解后送回兵工厂。

兵工厂制作子弹和生产武器急需钢材，吴运铎立即向罗炳辉反映。军工部同志到处搜集情报，不久有群众报告说：黎城镇后三河河道沉有一批

国民党准备建闸用的钢材。金沟党组织迅速组织熟悉水性的渔民和兵工厂的部分战士，潜入三河内搜寻，最后终于打捞出一批8厘米粗、5米长的钢筋。

听说兵工厂急需木材，罗炳辉就让战士们到山上寻找，自己指挥战斗之余也参加其中。后来在黎城西大云山，找到了一批大白果树，战士们立即伐木，却很难锯倒。罗炳辉立即派人向群众“问计”，寻求提高伐木速度的方法。在群众的指点下，根据地同志请了有经验的打铁老师傅前往伐木地点，在树旁砌好铁匠炉，打制了几条长锯条，并将锯条锯齿两边“拔宽”到3至5厘米宽，安排战士和民工轮流换班，边锯边用水将木屑和树浆冲走，防止树浆凝固而导致锯条拉不动。就这样一刻不停地连续作战4天，这批木材终于被运进了兵工厂。

挫败敌人的破坏活动

日伪顽发现根据地内有兵工厂，便开始派遣特务化装进入根据地进行破坏活动。1943年初春的一天，在生产手榴弹、枪榴弹的装配车间内，在试制研究枪榴弹时，发生了突然的爆炸，两位员工不幸牺牲。

装配车间爆炸后，吴运铎认真检查了操作流程，感到事出蹊跷，征得罗炳辉同意后，和保卫同志展开调查，发现唐某有重大嫌疑。为了不“打草惊蛇”，吴运铎决定让保卫同志对其进行暗中监视。一天深夜，唐某趁人睡熟了，鬼鬼祟祟地向手榴弹仓库跑去，在企图制造爆炸事件时，将他当场抓获。经审讯，原来唐某是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派来的特务。日伪后，在仙墩庙前的广场上召开了公审大会，吴运铎在会上宣读由罗炳辉签发的判决书，判处唐某死刑，由警卫连战士执行枪决。此举有力震慑了敌人的渗透破坏活动。

为前线源源不断送上武器弹药

对于吴运铎和兵工厂，罗炳辉在不断激励的同时，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吴运铎和兵工厂的同志们把首长的支持和激励化作生产的动力和活力，源源不断地为前线送上武器弹药。吴运铎事必躬亲，孜孜不倦地工作，其间曾多次身受重伤，但他凭着钢铁般的意志，一次次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顽强地回到战斗岗位。

吴运铎根据罗炳辉的要求，发明、制造出多款适合新四军实战需要的新式武器，如42厘米口径、射程可达4公里的火炮及拉雷、电发地雷、定时地雷等。一次，鉴于日伪军在淮南修筑了大量碉堡群，步枪手榴弹难以攻破，罗炳辉便提出要吴运铎加紧研制专门攻坚的利器。吴运铎和同志们迅速攻关，很快设计出一种简易平射炮，在实践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新四军二师六旅十八团曾携带这种平射炮攻打安徽定远柘塘街伪军据点的战斗，一连摧毁了敌人十几个坚固碉堡，顺利夺取了柘塘街。

枪榴弹是摧毁各种轻型装甲目标、永久火力点等野战工事的有力武器。接到罗炳辉“迅速研发并投产”的任务后，吴运铎和同志们马上投入枪榴弹的研发，很快研制成功。但初期的枪榴弹在飞行时弹道不稳定。吴运铎立即重新设计了枪榴弹的图纸，把原设计的柱状型，改为滴壶型。经过射击试验，弹道稳定了，可射程总起不过240米。于是吴运铎连夜攻关，又对图纸进行了多次修改，经过反复实验，终于让枪榴弹的射程达到满意的效果。枪榴弹验收的当天，罗炳辉亲自来到靶场，一连打了十几发，射程都达到540米，且爆炸力很强。罗炳辉对此非常满意。1943年8月17日，日军伪军来六合合墩一带“扫荡”、抢粮，为保护群众生命财产，新四军在六合县桂子山奋勇阻击敌人。日伪军企图集中力量拿下无名高地，连续进攻六七次，都被新四军击退。战斗中，新四军拿出吴运铎研制的枪榴弹，向敌人突然射击，敌人没料到新四军会有如此先进的武器，被打得死伤狼藉，在被毙伤300多人后狼狽逃走。不久，新四军二师召开庆功大会，罗炳辉在会上特别表扬了吴运铎和兵工厂的全体指战员。

（作者单位：江苏省金湖县政协文史委）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毛沟门反击战

刘志洲

1933年10月中旬，为粉碎国民党军对照金苏区的“围剿”，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率领红四团、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大队、耀县三支队和陕北一支队等部队300余人北上陇东，转入外线，寻机歼敌。为了务求必胜，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首战奔袭合水。10月17日晚，急行军进至合水城东门下，于18日拂晓开始攻城，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一半被俘，一半逃跑。红军打开监狱，救出陕甘游击队第二大队长杨培盛，释放大获全胜，共击毙、俘虏敌人200余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战斗结束后，总指挥部命令开仓分粮，赈济群众，并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

红军攻克合水县城使国民党当局大为震惊，急忙调遣重兵“追剿”红军主力。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采取疲敌战术，牵着国民党军兜圈子，选择有利地形予以消灭。10月21日在宜君县杨家店歼敌一个连；10月26日下午，红军主力部队在庆阳三十里铺消灭民团40余人，缴枪30余支。由于连续奔波作战，部队极为疲劳，总指挥王泰吉和参谋长刘志丹商定在毛沟门作短暂休整。10月27日红军到达后，分别驻扎在毛沟门附近各村庄宿营。

10月28日凌晨，敌追兵已行至毛沟门村。得到报告后，刘志丹、王泰吉临危不惧，立即命令部分战士阻击敌人，其他部队分三路迅速上山，向东撤退。王泰吉、刘志丹更身先士卒率领指挥部警卫人员投入战斗，用密集火力把敌人阻止在麦地里，掩护大部队迅速撤离。各路敌人见捕捉不到红军主力，陆续扑来。红军且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冯玉祥在桐梓、遵义宣传抗战

周远德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冯玉祥于11月来到武汉，请缨带兵杀敌，但蒋介石只给他保留国民党中央常委、军委会委员、政府委员等三个空职务。冯玉祥遂按照周恩来提的建议，将精力投入到抗日宣传工作上，终日为民抗日而奔走呼号。蒋介石见状，就委任冯玉祥为督导长官，要他到后方去“负责点检和督促新兵”。1938年9月，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冯玉祥“将计就计”，接受“督导”一职，南下湘、黔、川各省巡视，一路上宣传鼓动抗日，反对分裂投降，揭露亲日派投降卖国的阴谋。

冯玉祥进入贵州后，曾带领抗日宣传队到达桐梓和遵义。在桐梓大操场举行的千人大会上，冯玉祥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请老军人们坐在前排，特别把抗日军人家属李荣贵请上主席台，向大家隆重介绍说：这位就是“模范老农”，他两个儿子参加抗日，长子为1937年11月的上海广福镇战役中为国捐躯，次子正在前方英勇杀敌。说着，冯玉祥当众拿出私人赠款400元交给老人，表示慰问，还和老人合影留念。此举让听众无不动容。

冯玉祥在桐梓街头，遇到城区女子小学抗日宣传队的义卖活动，同学们将

自己手工做的花朵义卖，所得捐献给抗日后援分会，用以支援抗战和慰问。冯玉祥非常赞赏，当即用30块大洋买了一朵花，又回头注视陪同的县长和士绅。一时大家纷纷“解囊”，义卖活动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遵义时，冯玉祥让随他同来的宣传队大张旗鼓地表演抗日歌曲，引得遵义各界群众纷纷驻足观看。当时代表遵义抗日进步力量的几个群众组织遭到不同程度的压制、迫害，见到冯玉祥的宣传队在街上高声演唱，也纷纷上街，一面演唱抗战歌曲，一面大声宣传民族救亡的道理。冯玉祥见到后连连夸赞，并告诉陪同的地方人士，要让民众保持此种“高昂的士气”，并当众谴责压制民众抗日热情的行为。

宣传抗战之余，冯玉祥还抽时间信步街头，调查民情。一次走到文庙街（今凤凰路），见当地的医师整洁有序，就径直走入内，和里面的医师攀谈起来，问到地方文物、山川民俗、民生疾苦、吏治良莠等情况，医生也诚实相告，双方无拘无束，相谈甚欢。冯玉祥不禁兴起，向医院索要纸笔，即兴书写了“健康生活”四字相赠。事后，医院大夫将此手迹刻匾，高悬店门，引来观者如潮。

史海观澜
SHIHAIGUANLAN

那一年，我在前线完成机要任务

刘焕文

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发起了金城战役。当时，我所在的志愿军某师驻扎在西线，师部离前线阵地约20里地。我在师部机要科工作。1953年5月间，为了战时指挥畅通，机要科派我和另外一位同志，以及报务员数人，带着一部电台，通过敌人的炮火封锁线，到达前线部队团部。

团部设在坑道里。坑道挖得很长，有一人多高，宽度有1米开外；里面每隔一段距离就挖有一个小房间。每个房间可住两人，吃饭、睡觉全在坑道里。每次开饭时，我们就要跑到另一个坑道的伙房去打饭。途中经常会遇到敌人炮击，有时敌机进行空袭，炸弹就在交通沟、坑道外爆炸，因此我们每次走出去都要快速奔跑。一次外出时，遇到敌报，一位当电台报务员的战友不幸被炸弹击中，光荣牺牲了。

在7月的反击战中，我们机要组的任务是：把上级指挥机关的各项命令、指示以及各单位的请示、报告及时译出，在第一时间送达团指挥所。团指挥所与我们住的坑道之间有一米多深的交通壕相连，由于战事激烈，我们总是在连绵不断的炮声中一路奔跑，把文件送到团首长的手上。随着战斗日趋激烈，即使是在深夜我们也会收到大量的电报。只要译出，我和战友们就会立即飞奔着出发去团指挥所送件。走出坑道，面对的是一片漆黑，脚下的路坑洼

洼，浮土、碎石会不停地打在身上，由于是夜里，爆炸声也听得格外刺耳。我和战友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全然不顾可能被炮弹击中的危险，一个劲地往团指挥所奔跑。在整个反击战中，大家就这样冒着敌人的炮火来回奔跑，有的战友负伤了，也有的战友不幸牺牲。我们从未有所畏惧，只要有战友倒下，预备的同志立即跟上，有的送件，有的救人，在炮火中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任务。

就这样，我们长时间沉浸在“听”“译”“发”“送”的循环里，高度紧张，互相提醒勉励着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而对战场的情况，只是在跑去打饭时，听战友们说上一两句。听战友们说，我们阵地的对面是美军和土耳其旅的阵地。战斗打响后，我方的“喀秋莎”火箭炮大显神威，一个齐射就消灭了敌人一个营。在我军猛烈的炮火支援下，我军奋勇向前，突破了敌人一次又一次阵地。接着粉粹了敌人一次又一次反攻，始终保持住了占领的阵地。我高射炮射击敌机的场面也十分壮观，炮弹在空中开花，像仙女散花一样。当听说敌机被击落时，我们的心情无比兴奋。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金城战役胜利结束。喜讯传来，我们和其他战友一样，兴奋地跑出了坑道和战壕，大家聚在一起，激动地为胜利欢呼。

堪称经典的沙土集攻歼战

贾晓明

1947年6月底，解放军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战略部署，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渡黄河转入外线作战，并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以第三、第八、第十纵队和第一、第四纵队从鲁中分别向鲁西、鲁南进击。国民党军被迫从鲁中抽调进攻山东解放区的整编第五十七师、第四十八、第八十四、第五师等部回援。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第四、鲁南转战，于8月进至鲁西南地区，会同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积极与敌周旋，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进军大别山。9月2日，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司令员粟裕率第六、第十纵队及特种兵纵队一部南渡黄河，与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纵队会合，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并立即抓住战机，采取南北夹击部署，围歼分兵冒进的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七师。这支国民党军部队，曾和解放军四次交锋，均遭惨败。早在抗战时期，

作为国民党“国际突击总队”（曾拟赴印缅战场配合英军对日作战，故有此名）的这支部队，就曾被粟裕指挥的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三次击败，尤其在第三次天目山战役中几乎被全歼。抗战胜利后，该部被蒋介石重建，但在1946年12月的宿北战役中，又被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歼灭1个整编旅。

此次在鲁西南地区作战，整编第五十七师师长段霖茂判断，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经过“持续40多天的行军作战，历经暴雨、山洪、河流泛滥等折磨，消耗甚巨，已溃不成军，不堪再战”。于是卖力地尾随西线兵团部队，企图“一雪前耻”，不知不觉间，与本军几乎齐头并进的国民党整编第五师之间拉开了20公里的距离。华野首长抓住机会，决定利用国民党五十七师骄狂轻信的弱点，组织8个纵队迅速完成了集中兵力歼敌的战役部署。其中，第三、第六纵队由北向南，第八纵队由南向北攻击前进，实施南北夹击；四纵、十纵

在郓城以南地区阻击国民党整编第五师的增援；晋冀鲁豫十一纵在定陶以北，警戒菏泽之敌；一纵为总预备队。

整编第五十七师发觉情况不妙，立即迅速向南撤退，却发现四面都是解放军，于是只得龟缩于菏（泽）巨（野）公路上的沙土集镇及附近地区，企图凭借该镇的坚固围墙顽抗，等待援军。9月7日下午，解放军各部按部署对整编第五十七师完成包围，9月8日，设在沙土集外圈的阵地被解放军全部肃清。敌人慌忙收缩兵力。沙土集北面是平坦的沙地，除了几个沙丘外，毫无遮挡。守敌断定解放军不会从此开闸地发起攻击，因此将防御力量集中到其他方向。哪知华野已将增量攻坚的沙土集部署在北面，担任主攻任务。八师战士利用沙土地质松散的特点，人手一把铁锹，快速推进，不久就把交通沟秘密挖到墙外。

8日21时，解放军对沙土集之敌发起总攻，三纵八师通过连续爆破，